白耷山人文集

流寇議 有引

壬午夏秋間予至京師聞流寇方圍開封撫臣高名衡遣其子叩閽乞師首揆周窘迫無策但云棄之而已予聞之愕然謂友人某太史某給諫曰開封非邊外地棄之則河南盡爲寇據淮揚必不可保漕運中阻京師大事去矣因草流寇議欲上之竟爲首揆所忌友人促予疾出京勿久留蓋九月二十七日也附刻於此以俟後之尚論者

流寇為中原患最久任事者數易無成功言事者舉不得其要領之所在夫任事者之人不出言事者之人言之而得及其任之也尚未必如其所言言之而不得則及其任之也效可覩矣愚以為寇何能為我患患我無所以制寇者耳有兩誤焉有五失焉有九筭焉何謂兩誤鼂錯之言曰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夫錯之所謂良將直戰將耳如今之總兵都督官是也非大將也書尊元聖詩稱尚父漢以三公兼將軍之職唐以宰相行宣慰之事宋以樞密領安撫經

畧招討之使權高望重身係天下安危此非智深勇沉文武兼濟者不能也我朝設總制經畧率用侍郎兼風憲之銜者往洪武間遣楊榮行邊則大學士也正統間遣羅亨信王驥則都御史兵部尚書也近因流寇造逆

皇上震怒閣臣樞臣督師者賜尚方劍其隆重比前人有加矣豈非古推轂遺意耶古人不拘資格推才是視有天子熟知其生平者有公卿大臣特薦者有歷試之郡國實見其可用者有上書願求自効者有拔之行伍罪辜之餘者韓淮陰不遇滕公且斬矣

諸葛武侯徵三顧不竟以梁父吟終耶郭汾陽以太白延譽名始著裴晉公蔡州之役賴憲宗獨任之韓退之表云惟斷乃成益歸功天子也之數子皆大將才也使當事者不知愛惜其才用之如無用焉彼何從展布朝廷亦何從享其厚報乎國家以制科取士以資俸序官其不肖者不足道賢者稍古自命砥礪風裁居內則有文獻之名居外則有循良之譽備顧問司封駁亭有可觀獨軍旅之事則必素深於韜鈐奇正之書親歷乎山原險阻之變暑寒甘苦與衆共之戰陳鋒

餉以身摩之自非然者挾輔樞之貴恃勅勑之威錢糧惟其所請除敘惟其所私激勸罔聞士卒失懼大敵一臨直委而去之耳嗟乎病臥者必不可以負鼎徒步者必不可以涉江游鼎未始加重江海未始加廣且深也天下豈無烏獲之力舟楫之具哉獨無奈臥病徒步者何耳又無奈臥病徒步者不自知其不能而妄以為能耳豈惟其不自知抑人且有不知其不能妄以為能而使之者矣豈惟不知其不能抑且有明知其不能而會推乏人始以為能而強使之者矣夫不自

知其不能而自謂能者。罔也。不知人之不能而使之往者。陷也。知其人之不能而姑使之往者。迫於命推借以塞責也。用人者不得已而推之。爲所用者不得已而應之。不得已之命。一出於廟堂不可知之禍。遂延於州郡。庾亮敗奔夏埭見侮。喪師辱國。禍莫大焉。則用人者與爲人用者。罪亦同歸於一而已。孔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苟當時大冢宰大司馬。擬銜鑑於上。臺省庶公博訪舉所知於下。軍旅之事。必付之能治軍旅之人。何至有輸誠助予之侮

乎故曰擇將而不得其人朝廷之誤一也昔者樂羊之拔中山也謗書滿篋文侯不問陳平之間楚使也恣萬金出入高帝不問光武之咎岑征南也曰荊門之事繇公爲重宋祖之遣曹武惠也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兵貴神速進退惟將軍用則謀必洩謀洩則事必敗自然之理也今天下獨推樂羊陳平非其人哉得其人而用之出奇制勝對陳決幾或斬將立威或納降用間或委城餌寇或圍棋示暇而昧於兵者隔千里之外遙聞之不詳其所處之爲何地所遭值者之爲何

毗心疑色變誂偹而前曰若似玩寇也若似畏敵不敢進也若似糜費金錢也若似藐視朝廷無人也若除投似有所私也若似有異圖也侃侃危論聳然可聽而不知已犯軍家之大戒矣重者械繫輕者罷斥立監以分其權臨敵而易其帥盧植檻車道濟投幘一簣山虧十年功廢爲文侯高帝者誰爲光武宋祖者又誰耶故曰將將而不能盡其用朝廷之誤二也何謂五失督師監司率皆文士其產近邊塞者猶習見戰鬬之眘然亦未必親臨矢石也若中原以南生長貴介周

歷臺省不復知金鼓刀鋌爲何物忽而開陣操砲三軍齊步
列光在瞬鐵交有聲矢雨砲鳴馬奔旗變左右相失身忘其
處誰能以輕裘緩帶立生死須臾之地神色自若乎是惟有
閉城待命而已棄城外如異域聽其焚燬不相關涉曰吾以
重封疆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守四隣大夫守四境蓋
不令其逼近門庭覘我淺深既以示武且使進退有餘地也
烏有所謂守在四門者哉生死存忘悉委諸賊之恣來喪耻
毀名莫此爲甚此其失之抉者一也國家文武並用然所在

武臣皆以文臣統攝之恐武人不學易生變亂法甚善也然當推心置腹安慰保全倘自謂節鉞在掌生殺惟命恣睢睨刻薄寡恩彼慓悍椎魯之衆吠聲羣起將以法誅之乎慮其激而與我爲敵也將隱忍以聽之乎法屈而威不振師百萬猶手處耳上貽君父之憂下爲士卒所窘劉胤謝萬覆車匪遠此其失之慢者二也春秋戰國諸侯割據彼此相征伐無虛日然猶不廢救災恤鄰之禮今四海一家雖省直分界無非爲朝廷供厥職也豈有寇至則止求其出境而不惜隣

境之儸與寇在勝境則借言信地皷兵勿援者乎同守封疆自生越逼脣亡齒寒勝盡而及於我彼之所以報我者亦猶是也此其失之孤者三也從來言兵事者戰守而已撫所謂撫也撫即宋之所謂和耳和用之於夷狄且不可況流寇乎流寇皆我朝廷之赤子也偶以催科之故為有司所迫至於幾破大郡僇辱親王此其罪已無可赦矣况我兵變為所剏未有可以挫其逆鋒制其死命者如餓夫哀丐貰而進之食有不貽笑者乎朱儁之擊黃巾也賊乞降儁不可曰泰項

之世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遺逆納
降無以勸善更使賊利則進戰退則乞降縱敵長寇非長計
也夫以僞之決勝如此以敵之窮困如此且不肯輕許之撫
令身爲大臣總六師於境上不能料敵決勝乃託名征勦而
陰行撫之之術以冀倖萬一自爲羣盜所狎而不自知此其
失之愚者四也祖制非汗馬功勞不許世爵茲流寇陛衆懸
封侯之賞以待有功可謂異等矣任事者宜開誠布公覈名
實嚴紀錄質直無隱賊平之後功自歸之今賊勝則不以報

報亦千百之十一耳我獲其一二謀者輒千百報之曰攘奪職士功爲已有夫衆處軍中誰無聞見功罪原不容掩且身爲三軍之主三軍之功皆我之功也匿之冒之何爲乎漢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獨國淵上首級以實數曰征討外將以大武功箝民聽也封域之內百姓叛離雖克捷撫降猶竊耻之今流寇非封域以內者哉有功者尚不欲多報况無功而濫冒之耶名實溷則豪傑解體此其失之故者五也何謂先年往者丙年饑饉民不樂生有司重斂酷刑遂爲一二

桀驁猖言煽惑釀成大亂其意謂死於有司不若死於殺掠之爲愉快也然殺掠之慘原非百姓所習久將厭惡退悔而不可得人之常情也今新政蠲租海內懽悅轉亂爲治正在此時倘有司仍以貪殘奉行天下以爲朝廷不過以空言欺百姓耳懽悅者且痛哭去矣故必選廉惠素著者使往救之稅餉民安耕桑如故夫死於有司固不若死於殺掠之爲快死於殺掠又何如生於族黨村落間之爲更快乎從賊者相率思歸家居者之必不肯從賊可知也如此則賊勢衰矣筭

一也○運籌帷幄督師主之巡撫監司贊之彼斬將搴旗者何人乎○勢不得不賴之總兵參遊諸將○諸將用命則勝○不用命則敗○理之必然者也○顧使之用命者○徒以權位鈐繩○刑威震叠而已乎○抑鼓舞駕馭之有其道耶○晉悼公蒐於綿上○使士匄將中軍○士匄讓○其下皆讓○三獨而楚不能與爭○陸賈見陳平曰○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若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言○定諸呂○溫嶠輩之食○貸之陶侃○曰○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侃感悟○鄧羌怒王猛斬徐成○欲攻之○猛赦成○馳入其軍○慰以好言○怒

遂解李抱眞酣臥王武俊帷中武俊感其誠許以死報虞允文撫時俊之背激之爲兒女子俊輒力戰大捷令襄皖鳳鄖河南諸將與流賊相持者豈乏人哉顧不肯爲我用命何也鼓舞驅之道失不足以服其心也有誠焉一以至誠感動之使人人懷忠孝之思一以賞罰約束之使功罪咸宜無愆辭一以顏色晉接之使有勇武有方畧者皆欣然得以自見其所長盜人各有心誰肯不策勳當時名垂後世但兵凶器戰危事又誰肯以生死不測之身爲不知己者輕用乎苟得

其術之之道則心平氣和上下如一釋私僞超公義悍者柔詐者信弱者起驕者肅跳者合蹈淵赴火捷於響應在彼固不覺其何以爲我用命如此也此其故殆難言之也義二也古帝王之用兵也取亂侮亡救民水火故止戈之謂武令則以暴掠百姓而已所過財物婦女劫擄靡遺誣指百姓爲賊殺之以報幕府上首功焉一遇賊至鳥驚魚散莫知所之此無他將帥不知訓之於平日斯不能禁之於臨時且有不肯之將帥縱之以實饕橐者更可痛也是必嚴諭將帥申明紀

律露宿則結營入市則平價敎有侵我良民蹂我禾稼者刑無赦如此則百姓方歌舞壺漿以迎王師矣弊三也偵探之役從來以士卒之賤者充之如驛使塘報然夫兩軍相角誰肯以虛實示敵獨偵探者先得其情狀耳此兵家勝負大機也用非其人則有隔數百里數十里而妄謂已至者有已至而猶謂尚遠者總之畏死心重實未嘗深入敵境也境且未入況情狀乎未至而誤爲至則軍心疑已至而誤爲未至則猝然受攻是皆敗道爲今之計宜慎選偵探之才而大用之

非素所親任者莫遣也恐其未必忠於主也非勇敢之士莫遣也恐其未必深進也非變詐猾猾者莫遣也恐其陷於敵中不能自脫且以洩吾事也當別爲一隊以一將帶統之選擇而使給鞍馬餱糧聽其晝夜四出緩急輒報有功則計數上幕府簿紀錄陞遷與殺賊者等罪則以軍法從事如此則人人以偵探爲榮誰敢不竭力供職求敵之情狀以告我者巢穴安在糧食屯積安在往來熟路安在險隘安在賊之衆少强弱何如黨援何如賊首行事號令何如其素所憚者爲

誰其素所輕視者爲誰其素與之角立者爲誰其腹心用事者爲誰其羣賊樂從其渠魁否抑怨其渠魁思歸鄉里否如此則賊之情狀我盡得之虞詡以善縫者揩賊中王式選懦卒爲候騎皆偵探之至善者也馬伏波聚米爲山世祖曰虜在吾目中矣夫伏波自隴西來敵之情狀悉知之然則伏波爲漢之主偵探者哉第四也賊之情狀得矣然後定謀兵法云知己知彼夫彼己非士馬多寡强弱之謂也謂其將帥之智計淺深遲速耳晉欒枝戰於城濮曳柴僞遁敗楚師周亞

夫聽趙涉計乘傳至洛陽以衆委吳絕七國饟道大破之李光弼戒諸將勿與高延暉李日越戰降則與之俱來後果然狄青上元夜張燈高會未明奪崑崙關凡此皆謀勝之大較也今流寇恃衆貪虐無紀律貪則易餌虐則人怨之恃衆則驕無紀律則易擾動數者有一於此必敗而流寇兼有之誠能因天時之便相地利之宜分寨之以殺其勢虛張之以疑其心斷其餽餉以使之匱之扼其潑援以使之無所恃搗其所必救以亂之劫其所不意以驚之師之使追則伏險以邀

之○怒之使求戰○則嚴壁不出以挫之○委之堅城以老之○誘之
絶地以威之○賊之所長○我則避之○賊之所短○我則擊之以逸
待勞○以整待紛○賊方奔走自救之不暇○而暇圖我乎○司馬仲
達平遼東○討往來不過一年○岳鵬舉破楊泰○不出八日○謀○定○
故○也○筭五也○謀定矣○然後用間○夫○以○賊○攻○賊○者○之○謂○間○寇起
山陜之初○各携其妻孥親戚○雜營中○其持刀弓乘馬衣帛者○
皆是也○十餘年以來○初起同心戮力者○死亡過半矣○所掠我
人○但以供井臼芻豆役使耳○彼人莫愛也○是以有數日返者○

有數月返者有數歲返者彼人既不加多又不敢與我人相信又不得不選我人以充其用其事異心必生內變趙充國之料罕开也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曹操之料公孫康也曰康素畏袁尚兄弟急之則共相救綏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今流寇所處之勢非所謂種自有豪數相攻擊者哉然間之使自相圖者未有人也誠得大將握重兵於要地因事設疑如田單之於樂毅陳平之於范增猜嫌既形腹心自潰使賊外懼我內懼為其黨所謀

必將有自相吞噬計窮歸命者矣古人居高視下審敵情之急緩而操縱之是以能坐而承其敝也筭六也議者好言入山搜賊（時楊嗣昌以內閣督師搜六安山故云）兵法云十則圍之倍則攻之賊出沒路徑非一我兵不多於賊搜之則必設長圍設長圍則處處防衛笑我不戰先疲矣此獨有奕家審先後法耳范雎遠交近攻秦用其法交齊使不助五國光武知隗囂公孫述不足為患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遂專意平江淮山東諸益郭嘉策袁紹性遲物操急擊劉豫州趙普謂太原當西北

二面克太原則西北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蓋賊衆則我不能並禦賊强又不可以力取當有次第於其間察其渠魁之遲發者陽以計懾之使不敢先動而陰合諸將併力以攻其狡徒者如此則我之兵勢不分而又無前後受敵之患一賊授首羣賊悉膽落矣篇七也寇渡河而南初所陷特州縣村鎭耳近大郡亦爲所陷行且圍開封犯維揚矣聞其陷襄陽也僅十有八人其取洛陽也城內民以慾福王之故開門迎之歸德則縣令與鄉士大夫激變防禦遂疎若是則

城之陷非寇之力能攻之也寇亦有天倖焉實繇守之者非其人耳戰則彼此相攻守則兩有賊攻我無我攻賊者安危聽之賊我得不坐困耶然守得其人較之戰更易爲力百姓旣蒙寬租則復業者衆厲之入城其守必受命士大夫身家居城內與之計議其守又必受命積薪米備器械火藥愼譏察督監以時申禁堅壁清野賊至無所掠賊敗又無所據戰者曰尾其後而擊之賊又不敢持久於城下倘守者兼能用戰如韋孝寬之在玉壁張巡之在睢陽乎賊計日滅矣籌八

也流冦長技惟恃刀馬飄忽震蕩出沒不時然不知有所謂節制一用節制則練步卒足以破之夫騎兵衝陣逐敗則有餘殺賊則不足實能殺賊者步卒耳設有兩人於此一馬一步廝數十步外馬上者可以弓矢得志然猶或不中焉短兵一接步下者直反手揮刃而墜之矣蓋馬雖馴熟終勞磬控固不如步行者盤旋避就之為便利也但步卒未明此理驟見眾馬衝突如崩如潮勢不可禦遂披靡瞶亂耳苟平日講求訓練使眾皆洞然於彼此長短之故又試之小勝以堅其

膳然後嚴申號令有進無退退則必斬并及隊長以狗於是藏火藥選弓矢環甲擁楯以一刀間一矛魚貫雁行闊鼓齊進賊馬至必用矢矢則我有楯矛刺其上刀砍馬足於下如岳忠武破長勝軍之法彼飄忽震蕩者一時俱廢矣至如賊旁衝則左右翼之賊逍走則抄徑要之賊悉出則乘虛擣之數者非馬不可雖然練步卒至此豈易言哉平日撫愛壯士優賞健兒風霜疾病死喪瘡疢罔不憐念父母妻子之至情金帛猥餉之小物罔不周詳設身處地委曲推恩恩在人心

方思圖報而又有嚴令以約束之其誰不畢命疆埸耶吳起與士卒之最下者同居處李牧日椎牛以饗士卒人固有恩之而後不苦於威生之而後視死如歸者非一朝一夕之積累也算九也惜其說鑿其失善用其所算以制之於流寇何有哉

安集殘破地方議

數千里○破郡縣以數百計○破者若城中○未破者若村落○所過無雞犬聲○士民子女○死且俘者百萬○廬舍虛無人○牛貲踰民馬價○一望荒蕪○絕行跡○白骨積聚盈閒○國家將三百年○豫孚痛心○未有若今日之甚者也○撫按以蠲租請命旨○未能及半○有司嚴酷○方且促存者代死亡者輸納也○噫○亦甚矣○會于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非牧民者本諭哉○然付于當時○適爲爲士師者發也○夫士師之與

民牧不齊懸絕古人以牧民之道教士師今之人以士師之道牧民且用士師之失其道者以牧民何古今之相反甚耶或曰今天下四方多事需兵餉我 皇上亦處於無可如何之地撫按雖請無益也有司安得不奉法催科肯以功名付獄吏乎憑謂撫按特求力請耳其求力請者何有司先求力請之撫按耳顧功名則輕民命輕民命則輕用刑罰殺之於前官殺之於後殺有已時而官殺者無已時我 皇上果深知之耶知之則有司當盡從阿大夫烹矣眉鄰公知青

州活流民五十餘萬募爲兵者萬餘帝問之遣使勞公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今天下民牧惟知飾罪爲功求美官焉知災之當救又焉肯救災而辭美官耶愚謂殘破地方當治之以守令之賢者賢者不剝民以自養不荷虛譽期以實政惠民不畏强禦能自行其意凡有乞厭爲上官所信重無掣肘其百姓死亡絕種類者田入官租稅除之其死亡有遺孤者給口糧使附其所親者存活之其未死亡而赤貧無力坐視荒蕪者貸耕牛粒種以功之其遠方被掠

子女。委棄溝壑者。埋之。生者貯公署。寄信其家人。還之。或擇其年之相當。婚嫁之。設册紀錄。分別申文。議蠲。議賑。議停。議恤。務求撫按不告。得施行而後已。否則痛哭流涕。以爭就爭之。又復布示井里。使知朝廷德意。常勉圖忠孝以仰酬之。詞訟爭角者。勸息之。山林盜賊竊發者。解散之。兼築城鑿池。備器械。募勇士。以防禦之。訛戶之念也既大得志。則其來亦必輕燬無時。安知不秋高復舉乎。凡此皆所以安集之也。雖然。求守令之賢者於今日。可多得哉。且又何以知其爲賢者而

授之任乎其愛百姓而不貪者即賢其貪而不愛百姓者即不賢其喜爲百姓請命不願加賦者即賢其喜加賦而不肯爲百姓請命者即不賢司馬君實之言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即在官未聞不加賦而生財者夫有司之威無所不勝雖殘破窮鄉偏能鍛鍊以快其所欲上獨而有司未必獨也上加而有司之加倍之今天下之有司恐不敢望之以不加賦之事也但望其加賦而用足加賦而用不足有司掊尅之罪非百姓之過也蓋爲有司計者若曰加賦而不掊尅

無貴乎其爲加賦也云爾夫加賦而不掊尅是猶以百姓補百姓加賦而掊尅是徒以百姓利有司以百姓補百姓則未死亡者爲死亡者所累以百姓利有司則未死亡者又爲有司所累而終無補於死亡者噫天下事尚忍言哉

上史閣部書 有引

予以乙酉正月十六日赴閣部史公之聘十九日至自洋河相見時興平伯高傑新爲許定國所殺河南大亂予勸公西行鎮撫之公懼甚逗遛不進二十七日抵徐州傑諸將約束待公命公爲設提督統其衆處分草草又用左右計退傑維揚予苦諍之非聽且欲挾予同行盡二月初九日事此予料其必敗託言渡河取家屬遂歸湖上以書貽之云云

梅生平無長才不能修飾邊幅與時人周旋惟兢兢先人家訓好名節又好讀古人書遇古人有氣誼事功文章者輒慨然欣慕其卑不足道者心鄙夷之或形之詩歌以譏刺之至處目前鄉黨師友以及先達上官皆復如是先座師姚現聞公常誡梅曰子嫉惡太嚴面折人過惡辯難召愛憎非明哲保身之道梅心識之然終不能改也謂世無知己則愛之憎之樂不足爲輕重也流寇初陷京師中原無主官繼至梅伏處苫塊力未能拒上書各院道請兵北伐又潛糾河北忠

勇之士凡數萬爲王師前驅溆 先帝之大讐復 祖宗之疆土蓋自去年三月開變至今日此心固未嘗須臾忘也何期金陵鼎定一意偏安竟置 先帝之大讐與 祖宗之疆土於不問耶 榛 登高南望涕泗交横自慚微賤大之不能酬國家三百年之恩澤小之不能庇宗族十畝之桑梓羈棲逆旅蒙犯氷霜妻子饑寒家人散背親戚勸之行而不肯行朋友招之隱而不肯隱此豈有所利於其間故爲是流離困苦之狀邀嘗貴市虛名哉誠以河北皆本朝赤子忠義未忘人

心可鼓不恐先公以為民望也天下豪傑少而庸眾多必有人為之倡導而後聞風者廼有所觀感而興起是以孤立其間首先罹禍幸師相徵書下辱褒美過情於是持書而遍示之曰河北人勿恐也南中有史師相在揚其人仁人君子也知汝輩從賊誠非得已但能消為我用我往為汝白之必不令官兵殺汝也彼皆踴躍南呼僉盟歃血若惟恐師相之不且又至者此其心何心哉嘗爭渡者偶失足墮水中且沉且浮得一人手援之來有不應手而由者顧援之者緩急何如

耶。謂其必不肯出而乘之勿援也。天下有是理乎。然則梅之惓惓隱忍而務出於此者。蓋甚難也。河北人之所以待命於師相者恃有梅。梅之所以取信於河北者恃有師相。以故前至白洋河，力陳河北情形，中原虛實。師相初未之信，迨移駐徐州，不十日而偽官之降累歔，斯時也，豐沛倉皇，濟寧震動，賊無多兵，又不齊集一處，以大軍蹴之，僅同拉朽。且師相仁名懋著，海內歸心，與他鎮將帥不同。況高與平全數精兵，盡會徐州，若能選鋒銳進，北渡長征，所至之處，不煩血戰，必將

倒前途之受如田單一呼而下齊城七十此非純用兵威者之所能喻也惜也竟以擒僞官終也於時河北百姓被僞官之脅黨者殺傷剝削日甚一日咸謂此舉實梅欺之此禍實梅貽之矣嗟乎梅黨欺河北之百姓而貽之禍者哉良繇見知於師相者淺不能言聽計從以至於是耶師相來書云曾二雲諸君子言之云云夫曾公誠梅為何人哉必諸君子中有為曾公言之者也然則曾公亦未嘗知梅為曾公言之者知梅也假使諸君子言之曾公曾公言之師相師相不加之

物色將奈何惟師相加之物色而後諸君子不徒拒之謠言也然則諸君子亦未嘗知梅知梅者仍獨歸之師相也而梅猶謂見知者淺此何以故乎古之君相所以稱知人則哲者非徒知其人之姓名而已也固將有所以用之也用之而或以爲其人雖賢未必大有造於天下則姑且置之是其意蓋易之也用之而或以爲其人雖大有造於天下但有人從中毀之者則又姑且置之是其意蓋疑之也斯二者用人之大弊也若師相與梅其易之疑之歟抑敬之信之歟易之疑之

而奈何徵之徵之而易之疑之也並其徵之之意舉不足以生知己之感矣師相必不然也師相業已徵之則必將有以用之苟其易之疑之也師相之庭豈復有梅之跡乎且古賢士所以重知己之感者不重其恩重其心也重其恩者衆人重其心者賢士重其心之愛之者衆人重其心之敬之信之者賢士豪傑之士寧爲人所不愛不肯爲人所不敬不信則知己之故蓋難言之也虞翻之言曰天下有一人知己死可不恨韓愈之言曰一日而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知己則

未也、夫天下人之所最惡者。莫如此、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莫如一日而九遷其官而二子以爲不可與知巳者並較是。其視知巳也何如哉 栩則以爲此猶不如越石父之言之深也。越石父之言曰、士詘於不知巳、而信於知巳、知巳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夫他人之所謂知巳、不過文章延譽、仕進提携、以及患難貧乏之意、氣慇慇耳、游俠之士、慕虛名、廣結內者、皆能爲之、然不知有所爲禮也、禮之中有敬之之意焉有信之之意焉、甚則有殺之之意焉、施伯薦管夷吾、公叔座

薦衡鞅皆云君能用則用之不能用則殺之夫薦人於人用不用聽之耳爲復使之殺之哉梅以爲古今知已之感更無有深於此者也何也天下漠無關繫之人用不用無益也殺不殺亦無益惟豪傑之士抱負既殊言論丰采亦異雖武幽囚落寞而神明沉湛瞻視非常識者一見即隱然有敵國外患之懼焉用其所不得不用斯殺其所不得不殺殺之者敬之信之非易之疑之也易之疑之則亦不足殺矣敬之信之者禮也用之禮殺之亦禮也人但知用之之爲禮而不知

殺之之爲禮是但知用之之爲知已而不知殺之之爲知已也知殺之之爲知已則感其殺之之意視感其用之之意不更深乎孟子之言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此之謂有禮焉甚右父之所謂禮特就晉接威儀問論耳孟子則直以諫行言聽當之夫君子之仕於人國也固將以行其道也欲行其道必先行之於其君相諫者所以匡其君相之非言者所以佐君相之不逮深謀讜論一出於道德仁義之塗其君相遂相與敬而信之以爲此眞可與共心膂托安危而後乃奉社

稷以從也苟諫未必行言未必聽雖厚以筐篚譏之瑟笙而其中之易之疑之者固已多矣穆生之㕘果醴酒不設之故哉正以諫不行言不聽有易之疑之之意忠臣㕘國不潔其名故責其小失而託之以行所以全賓主之交成先王之義也今天下虜寇交訌　陵徵淪沒正志士撫膺貞夫抱慟之秋草澤山林間隱如風后賤如傅說戎如由余窮如甯戚刺如聶政老如侯嬴避如范雎俠如劇孟狂如酈生童如終軍逋竄如張良策杖如鄧禹擊楫如祖逖捫蝨如王猛奇材異

能在在有之預所以禮之者何如耳不可謂海內遂無人也
師相當念 先帝之營必不可以不報 祖宗疆土必不可
以不復屏除譎佞裁抑貪屑進骨鯁之臣崇智謀之士决戰
守之策收果斷之功若復猶豫遲回輕疑輕信效宋人乞和
之議祇足以沮忠義之心短英雄之氣耳恐奇材異能者
聞之相與蹐踏太息裹足而不前也梅衰經未終竄伏若穴
原不乞憐師相附會功名但以微碎遠惠義不得不抒一得
之愚仰酬知遇况師相方在此哺握髮集思廣益之時諒不

以諂諂者爲是而謗謗者爲非故發憤稱述無所忌諱益上以傷國家之式微而下以哀師相之勤瘁音與淚集不自知其言之過激也師相倘鑒其意之無他而採擇焉梅得竊比於諫行言聽之後願以布衣芒屩侍幃幄備顧問如欲以王事驅策之則當擇其大且難者以相付寬轡假便宜專任責成生死不辭苟以衆人所能爲者見委是猶之乎易之疑之也疎狂謇亢不能善事左右恐日後有投杼之禍行且忝矣安往而不得其貧賤哉猶恐師相不能爲梅之知已而梅

徒爲師相之知己也

附史閣部來書

猰貐爲衆未獲面縛昆明而下唐六臣之勝懸馮長樂之組者方耳嚅是蹈於金臺易水間載歌彼都鬱爾短氣門下乃能獨蹈魯連之義鍔發衛山之齒脩然懷沙長辭屈敍紀國變而傳高士寧無借門下爲弁乎得曾二雲及諸君子札知門下不特明潔身之節益實能抒匡世之猷者也時哉不可失其慨蹴琨夢而起以顧我於河水之陽不

攸將瞻闕桃而歌心焉矣臨楮屬勝淒切

二雲諱櫻江西人丙辰進士時爲山東登萊巡撫

原缺

貽僞防禦使武愫書 有引

甲申三月流賊陷京師五月逆武愫以淮徐僞防禦使至沛沛人響附予避居微山愫屢使招予親友大爲予恐勸予往見予憮然太息葢自知義不辱必死也因以書貽之云云愫陝西涇陽人癸未進士

明公不以敝邑爲湫隘惠然辱臨進父老子弟而勸諭之又擇其賢不肖而褒鉞之恩信洋溢威嚴渙布邑士人咸謂數十年未有此賢大夫也可不謂厚幸哉梅雖甚狂愚竊附士

庶人之列豈不欲扶杖往觀登堂受教顧三年王制甫及小祥既不敢衰絰冒謁又不忍變服往見是以細謹徑徑遲回中止伏惟明公之鑒之也或者謂明公佐命重臣初涖茲邦萬務維新士民更化豈得仍拘常制獨不思禮之所稱王制豈將主之制哉乃古聖王之制至當不易千載勿貳者也豈有於彼則申於此則詘者或者又謂兩制改革不無興廢之嫌將疑楙託言讀禮而陰行迴避嗟乎楙誰氏之臣子哉縱有此心亦豈可指為非禮先人世居沛上踐土食毛高曾祖

父一經家傳惕初叨恩選濫膺鄉闈寸絲半粒誰非我　此

皇上深仁厚澤之所波及曾未報効萬一而天降疾威罹茲

凶禍適在居廬倉猝聞難如夢方沉如病方洴如嬰兒之遘

乳母如家犬之失主人冷然驚跌心膽崩摧殆不知此身之

爲何人此居之爲何地惟有躃踊號哭昏然惝怳而已獨恨

官守未膺事權不在是以隱忍痛含恥偷生慚愧骨骸將

非人類如此而猶欲譏貲於長者之前觀光於服從之後無

論中有所大不安也且使明公視之爲何如人乎閣明公初

下車時語衆士子云吾輩讀書半生誰無忠孝之思事勢至此其奈之何又示諭內有云敢曰以官臨民不過同我父老子弟相與休息而已辭氣藴含幽衷如見識者於語言文字之間知其天懷忠孝一往情深不覺依依感動潸下無聲豈有如此至性之人而顧以守禮不出者爲罪譴乎昔安祿山之變顏杲卿知勢不敵偕袁履謙往迎之祿山授以金紫顏出指謂袁曰此何爲者袁悟遂共起義後之君子不議其迎祿山之非而嘆其爲唐室中興之首倡古之人善處大難往

旌獎之以權安知明公之苦心孤詣此時不齊出於此也陶

靖節念其先世晉臣於宋朝不仕號晉處士世人但知其高

蹈遠引而不知其惓念宗國始終如一傳豈敢自比靖節然

頑廉懦立師法前人亦君子之所勉圖也是以舉所有傳畫

盡散之故鄉親友之窮乏者僅留先人墳旁數畝築草堂於

側倘荷明公敘其不臣之非忸以三恪之遺則香城一丘何

作首陽尼石與日身殁之後追從先人地下顏面猶存俾土

人樹石於上題曰故明孝廉閻爾梅之墓爾梅死不朽矣嘆

平復何言哉　大明崇禎十七年五月初六日沛縣慶年弟

舉人閻爾梅昧死書

附民傑復書

僕關中款啓之民、讀書鄉所稱、又求能時奉教於賢豪長者之前、是以愚昧濫蒸、然心知沛上閻先生者、有年矣○臣僕馬走屬突燦爆、茲恩且懼承擬進膺、側聆高誼、室邇人遐、想窮天際、悠悠此中、我勞如何、齊承合翰、氣壯河山、長跪讀之、真誠悲惋死二、還清風於今再見、至生者非生、英雄忍淚諸什、情見乎辭、嗟乎、大丈夫當如斯矣、鹿鹿如儀輩、了不足數也、匆草佈復、不盡起瞻、

答衛鼎卿書

天下人所稱最傷心事有踰於盜發先人之墓賢伯仲竟身罹其痛也豈獨賢伯仲痛之凡爵卿黨姻婭之末未有不泫然流涕撫膺慨嘆者嗟乎事已至此更復何言惟當被髮入山俯省愆過而已與日以憂勤德業之勞爲繇慎銜怨之舉是所望於仁人孝子隱忍韜藏徐觀時勢而圖其成也郭汾陽昔曾遇此數語引咎朝廷安之豈非前哲之遐慮深恩而後世處憂患者之龜鑑耶願勿汲汲然討報復

於旦夕也堪輿爲學問中第一奧義君子謂其理居家辯之先非靜心養氣者不能察災祲非博極羣書者不能攷正變非多歷江河宛南北支壠之性情者不能擴心胸非步窮舊墳詳興敗剝復之故者不能定從違故精其術者號地仙其地之上古者曰人品次功業次文章次壽考次戶口最下則富貴爵祿耳今天下人遑遑置人品功業文章不論而爭求之富貴爵祿之餘遂謂地必擇其大者夫不務眞而務大則且擇之滄海之腹泰山之巔俯羣嶽朝百川而從云地耶其

不與俱滅者亦少矣此所謂鼎覆其說以惑主人之志而利

其金者也沛中鄧主簿江西人祖傳地理僞官信到急避淮

上去矣奈何

勞山募緣疏

乙酉避亂淮陰客有以浮海勸予者予不識海上路山川深淺莫可窮訪故未敢决計羽士呂真奎自言幼居勞山山幽甚内多異境服氣辟穀家往往棲焉張文成從赤松子游或者疑其假託夫君子志行顧適肥遯養年自是智者先幾即不然効魯仲連義不帝秦蹈東海而死亦控廉遯名者之極思也又何必志行顧適而後遠引乎羽士若修十年既募靈官像祀淮城更欲募三茅君像載歸勞山倘亦彼之所謂志

行願適從游赤松者耶子意其以三茅君幻爲霞市蜃樓將招子於遂島三神山間不獨爲學魯連者蹈海上榛莽也閒

六月初十日書於射陽湖之蘆灣

火星廟禪堂募緣疏

僧玉山者○鄞人也○幼居沛之東鄉相國寺○寺圯于水○太歸鄞下五六年○復來沛上○予爲結草菴于官河西滸○未幾•又圯水遂移七山之火星廟居焉○廟故道家祝釐地○非釋子常住處也○廟無禪堂○僧與里中好修者○謀草創之○因乞予言爲募○予思此僧朴野○無他文采○然居吾鄉三十載○未嘗作欺人語○作緊殄事○吾鄉人頗愛重之○即予先君暨予○皆時時爲之護法○今老矣○予又以避難從海上歸○世變陵○親知疎薄○雖素稱

砥礪名節者率改竽濫吹獨此僧堅任本質依依不忍棄予
厺豈彼教之所謂夙因將在是耶然亦足以媿士君子之鮮
終者矣予故爲之捐貲經始又爲述相與之有年以見予之
爲此僧護法非偶然而已也楞嚴云性火真空性空真火今
以釋子服宗律於火宮之側共諸遍法界執鏡之義歟不知
誑爲得未曾有而厺如阿難者也予戲以印之諸好修者玉
山謙道貞丙戌八月朔日書

觀音閣募緣疏

忩沛城之西北三里許有所謂呂毋塚者漢呂太后之母葬地也高可二十丈廣從百丈有餘自漢迄今兩千年水淤沙浸没忩者不可勝紀而塚故巍然當時外戚陵宫之盛殊可想見土久氣合固吾沛形埶藏結處也里人用堪輿家言搆佛寺鎮之近又謀造觀音大士閣旣若無貲又苦無任事者葢此寺廢久矣鄉里貧乏者莫能任事而能任事者又或別有營築棄此不復顧惜盛者盛之衰者衰之人情大抵然也

余思漢初王侯將相半產沛上今墟址故在而蕭條榛莽覗前迴絕豈地之廢興不存乎地存乎人耶雖閭雁堂誰實創始行深功若必將有起而應之如古給孤輩爲之先後奔走者矣我人其勉之哉

背坐觀音閣募緣疏

滕之西南數十里地名戚城城外有背坐觀音庵俗傳大士居海南禮大士者咸南面往大士北面受之故結庵者取象乎此也庵剏自　神廟中年嘗無閣寇亂兵興居民苦盜又為官軍所擾逭逭無藏匿處宋君德禮患之倡義捐貲建閣菴後力未能獨舉也以陳君國紀為介紹走百里乞言予思近世鄉里人持戒誦經咒習久成首者無之非是誰有念小民無依築善地以存活之者宋君此意殊不與諸人其沒沒

也又聞宋君每自言吾擁薄產乏徽嗣年垂老矣不發作功德計顧斤斤爲寇虜守奚益耶今天下士大夫居官居鄉營厚圖褻桑梓震熠當時子孫弗臧曾未一傳輒舉而委之他姓善乎宋君可謂達人矣君子有亂世無亂心生值兵戈抱覃家子女之憂者何限使人人如宋君能倡義捐貲綏急可持則至誠所感鬼神通之雖牧豎童子皆可與現大士之身說海南之教何事乞衣鉢於嵩丘瞻慈雲於雙樹也哉陳君與余同筆研頗質直故不疑其所言而爲之疏

萬佛閣募緣疏

竊惟佛號有萬○其理不殊○如儒者之有列聖列賢○號亦有萬○其理亦不殊也○往代侫佛帝王卿相○多不獲令報前人論之者詳矣○我明禪林佾興○土木金碧○動損億萬○京師吳越尤甚○京師主者○大半皆后宮戚畹中官輩○吳越則士大夫主之○萬曆年間○效尤持咒○肅肅焉如金科玉律○雖 聖諭不能復奪○及考其屋漏閒居所爲○或有三尺童子所羞稱而 禽獸之所不屑者○百姓婦女○市兒賊盜○轉相煽惑○姦藏禍深○未及

百年而天下大亂○遂不忍言矣○豈佛之無知至此乎○夫謂佛無知○崇之何益○謂其有知○崇之而不獲崇之之報○又殊不知有知者○於是道學家援程朱廷論正色斥闢弗勝也○予曰是皆不然○佛與儒同理而不同作用○要之勸善懲惡其心一也○世人不習其心○而徒習其事○故惘惘至此○此豈立教者之過歟○夫習其心又習其事者○佛之所以別於儒也○習其心不必習其事者○儒之所以通於佛也○苟徒習其事而不習其心○則不惟在佛失其佛之眞○而在儒亦失其儒之貌○雖日取佛闢

而建之浮圖十級舍利十升骨何益於世道人心治亂之本務哉然則爲佛抑無佛可也時崇禎十有七年端午後三日

書

明故待誥贈閭母陳孺人墓誌銘

有明朝議大夫閭璠礎公之子修齡以其母陳孺人行狀來向余乞言曰先大夫既葬矣黃石齋太史既爲先大夫作墓誌矣先贈母高孺人繼贈母蔡孺人亦既附先大夫墓誌納之壙中矣兩孺人俱無出獨陳孺人實生不孝修齡先大夫宗祊得一綫不絕者陳之貽也顧自先大夫筮仕之初以及宦成之後茹荼盡瘁多歷年所曾不得博一命之綸修齡心竊痛之敢特求一誌爲吾母光修齡死不恨矣余憶昔年客

淮上雅爲躋礎公所重而修齡與余又篤兄事之義孺人誌
安所得辭按孺人淮之山陽縣鄉飲賓陳公默齋長女兵部
職方司郎中無學公女弟也默齋布衣好學問喜談詩以勤
儉訓其家孺人習之溫克有威儀內則秩然是時躋礎公已
成進士繼配蔡孺人歿字兆育公母楊太孺人知陳賢遂命
公委禽焉孺人謹事楊蔡各得其懽贊御臧獲慈如己子中
外交稱無閒先是躋礎公之祖之父以太原望族賈淮上筴
鹽積貲豐融楊蔡相繼主中饋陳佐之綜理周詳然是公繇

司李舉卓異歷任民部郡守晉階朝議國而忘家無內顧之憂孺人力居多也丁巳九月生修齡京邸甫八月公陟寧前備兵值建州告警公遣孺人修齡於潞河民舍單騎出關孺人來裝趨之速就道亦可謂明於大義矣無何公投劾歸爲兩尊人奉晚年菽水孺人佐公承歡盤盂巾櫛晨夕僮僮無何丁外艱孺人又佐公襄大事哀毀如公含殮襚賵之物皆躬自操作無倦雖公刑于使然然非賢而勤於禮者恐未必能無貽權也孺人歸公二十餘年始終一跡生景子攻其應

豁之爵允宜綸誥顧以公投劾故爲當事所齮久淹林下孺人遂亦不獲與高蔡同封長逝之年修齡纔十有四歲爾孺人未及見其成也是亦其遺憾云

銘曰猗猗之蘭植彼華屋綺繡生雲嫣然而馥蚌則有珠鸑則有鷟明德繩繩俾爾戩穀

杞縣馬進士墓誌銘

故淮安司李馬公人表卒於魏郡之明年其長子于秋持公行實來謁求墓誌予憶公李淮時始終未一識予顧重于特甚又陰有造於予是予之知已也文生於情斯役也余曷敢辭遂受偕讀竟歎曰公生平止此乎抑行實有不能盡載者請以所聞所傳聞者兼附之可乎予所聞公蓋負不羈之才不得已而聊以權術自見者也公河南杞縣人生有偉姿長九尺父命名曰頎字人表一字頎公詩云碩人其頎顧其名

可想見其人矣公幼孤母朱孺人晢節撫訓性穎敏經史過目輙上口喜觀大意不斷斷章句也十六歲補邑庠弟子員崇禎元年試有司冠軍食餼三年朱孺人病革流寇信迫公泣曰古人所以不踰葬不踰月葬其親者正慮變出不測使死者早安地下也今三喪未舉寇旦夕且來萬一禍生雖悔何益乎速葬之未幾河決灌大梁圮城潰竄公時已携家北渡假寓共城矣聞故鄉親友停柩者慘不忍言公泣且笑曰不孝頑今而後可以安死者於地下也且可以見吾父於他

曰三喪者公之祖毋氏毋氏暨仲父云是歲河南鄉試廢明
年癸未補科共城公中式明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國變公急
携家南渡歷江淮意猶有冀建康朱臨安望也明年乙酉五
月留都陷國家大事盡去公無可如何復携家北渡閩中州
益平遂避杞明年丙戌成進士則順治三年矣初授淮安府
推官淮爲水陸通郵號難治又漕運淤澱侍郎駐新城請
言督撫與中丞迺與造造偕飛語侵掠無辜公度不可力爭
則游戲以結其懽彼重信公求猜以是多所拯援自紳士民

商鹽課漕艘兵符驛傳以及劉澤清遺孽奸吏舞文諸守令
或縮手模稜公悉為平反大難大疑剨然節解丁亥九月鹽
城大盜攻新城 侍郎幾不免盜退遺有册籍名姓侍郎欲
屠居民上首功公堅持不可因移署新城坐鎮之示淮民無
反側意又各處挾讐相訐首公從容訊釋之淮民大安而不
利於公者即用是中公云公雅好文學郡務蝟集猶捐俸剏
書院召名下士講究六經正文體戊子分較南闈稱得人公
善臨諸家書篆隸兼長行楷頗似大蘇詩則孟東野李義山

之儔著述如柘霜茗龕甌香庵三十椽愁鑑客譜颿謀皆取名柳獲偶游一冊古甚似酈道元水經註柳子厚永州記銘公又善繪事花卉尤工又善倚音歌拂小齋植竹蓄聲伎其小顏曰顧誤蓋隱然自命以周郎也此又中公者之一端也公天資雄爽少所推許獨以不及識予為恨時沛中有不肖生以抗節薙髮攻予者公曰吾儕薙髮原非得已汝不自愧而反以攻人耶今即聽汝們彼薙髮來前吾反坐汝矣事遂寢此事予初不知夫公嘗曰門不肖者言殺予與否正未可

料乃其意則必不欲殺子且視天下凡有如子者公必人人而護持之也李振附朱梁而白馬沉留夢炎入蒙古而文山死時異勢殊相形則忌誰肯哭龔勝於新室酌陶令於元嘉邪噫難矣不但此也公之言曰吾夙有微志遭時不偶竟爾浮沉非其好也苟不先自託於賢者天下士大夫其謂我何王景畧仕秦而義不忘晉狄懷英匡周而忠不負唐吾豈不能但未敢明以示人耳彭城爲年少避地淮上幅巾衲衣以青譜自娛市人誇爲異服公夜往私候之誇者頓息歸安前

太史韓求仲子起義兵敗遯淮上爲讐者所訟公救之得釋公之保全善類大率如此此皆行實之所未載而予得之所聞所傳聞者後之君子誠以身處其地悉遺事而悲其心焉公亦可以瞑目於九原矣公生於明萬曆乙巳年丙申年卒於大名府經歷署中志畢更爲之銘

銘曰猗彼雍丘原隰昫昫沃田嘉樹誕茲碩人碩人其頎駿胄能姿多材多藝天矯離奇天步艱難匪家匪國降志學身易彼初服白眼嘲譁簡兮蹣跚思鋤根莠爰植芳蘭抑

嗣澄之海鷗號長樂以痴頑蓋其中大有所不得已而又不可爲俗人言安知北謫之非汨羅而南葬之非生還我爲之納斯銘於壙中而招魂於三白松之間（三白松公別業也在杞城東）

沛王廣文墓誌銘

王廣文者沛漢臺里人也祖易齋先生名守道歲貢歷仕常德府學教授父謙所先生名嘉賓選貢仕寧津縣令兩地皆祠名宦廣文名應禎字與之號德衍十八歲補邑博士弟子員益有明萬歷二十一年癸巳也試高等食餼久之以歲貢仕高郵州學訓沛士人稱王廣文云先是易齋謙所兩世清節宦遊無腴產廣文輕財又不善營家人業性放達好客喜飲酒貧不能給鬻城中宅徙居城南之泰村其丘隴也日與

父老農夫坐桑柳濃陰下命酒狂歌醉趣聊稍醒則又飲倏

醒倏醉率以爲常鄰舍災火廣文拉門人丁生携杯往視

火正熾草焆死者流光逬散廣文大聲叫絕謂此不愈于燈

市題火樹銀花耶主人盛怒出見女謾詬之廣文曰柳子厚

賀王進士失火今吾賀汝亦欲汝興日成進士耳何詬爲衆

皆大笑沛令李公遜庵月課以酒餉勞諸士諸士辭以醉李

公云凡人眞醉必不自知反酬呼索酒今不爾安言醉廣文

信其語少刻酬呼云我不醉當速酌我李公云王君眞率不

似諸君飾說即命巨觥連酌賡文苦不能支衆皆大笑在高郵厭爲儒禮時時徒步湖干上酒樓開窻眺煙雨淮南漁村山影一覽入目中興發則呼客持簫管盪舟芙渠深處取荷葉貯五加皮酒效古人碧筩飲法悲歌狂嘯四渚花香湖外但聞笑語響出菰蘆間竟不知何人也諸生節費常儀槼謝郤有以酒問字者愛之有刀民訟諸生者斥逐之由爲保全士氣大振繇月課與同官不合遂賦歸來歸里後貧日益甚親知省候則就其所携之酒共醉壺盡而止或假貸之則愛

弗謝未嘗先向人言也甲申後絕跡城市享年八十有八老泰村廣文博古能歌行喜杜工部蘇端明集題句草堂云詩宗老杜文法大蘇銘曰鬱彼香城有蔚其雲山川之秀產此枌枌曰盤曰負以善釀聞亭長悲歌繼之伯倫流風遺韻爰及廣文筵仕鄭虔之官沒與陶家爲鄰吾將遣江州之白衣時乞食之微君九原可作夫復何云

沛文學閻公墓誌銘

今天子十三年八月。余以予告歸里。次沛上。門人閻哥梅來謁山。其先君子景文公行實。屬余為誌。余讀竟嘆息。因知閻氏之所以興也。公諱思訥。沛邑庠增廣生。文泉先生季子。家世治毛詩。自國初至今皆居沛。族故大。然時時苦黃河患。遷徙無常處。弘治年。公曾祖始居城東。一再傳至文泉先生。族乃益大。文泉邑諸生。勤學博聞。為遠近師表。性峻潔。不能容人之過。然事後輒忘忿。以是人多化之。詳載在本誌中。公生

十一歲祖母朱氏卒又一歲母仇氏卒伯兄思忠仲兄思默各析爨先是文泉落落負大志不問家人產又善飲無慮日值嘉靖乙丑歲黃河決豐沛廬舍盡沒水中土田荒蕪家遂貧移居北莊去舊居七里許公生三歲北莊火家遂日益貧矣家日益貧文泉淹滯諸生間又日益老祖母氏母氏相繼卒又日益失所恃伯兄仲兄各析爨又日益無所資公十餘齡也為公者不亦難乎是後文泉或教授豐鄉或嶧之蘭陵褚氏公輒與俱以兒子執門弟子禮兼借主家薪膏肆力讀

古書然文泉館金往往不足從酒貲歲一終則蕭然四壁立也又逡逡出飲友人家浹旬不返公或日不再食文泉亦不問公天資遲鈍然甚勤讀書寒暑弗輟嘗手拾牛糞炙日中使乾夜以續火冬月乏綿尋綿種之公絮者置小筐中投雙足於內得不寒又手寫古今文數百卷每誦一葉必百餘過乃熟然一熟則終身不忘嘗自書二語于座右云百勤能補拙一懶便成愚公之立志如此萬曆癸巳年督學御史江西饒公渭錄博士弟子員公與焉明年夏文泉先生卒公居喪

一如古禮服闋娶呂氏別有誌茲後或教授里中或徐州或豐多所造就癸卯黃河決沛縣公復避水蘭陵褚氏家以文泉舊門人爲居停主人即以舊門人之子爲門人是年九月長子爾梅生公居蘭陵六七年其門人游泮食餼者數人成進士者一人浙直巡鹽御史褚德培是也閻世爲師褚世爲門人於時傳爲美談甲寅歸沛城從游者日衆是時爾梅年十二年矣亦以兒子執門弟子禮如公昔日侍文泉先生也公設科務敦彝倫嚴名教動止必以禮善飲酒飲多至大

醉不亂詩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庶幾近之公力學五十年
邑大夫季試學師月課院道各上臺觀風輒居高等遇提學
錄科輒失利僅於己酉科一窺場屋又不售其數奇如此公
生平多善事如鄰人張姓者侵公地反加橫逆公謹避之迨
丈尺非井伊悔罪願輸地內息自贖將至百石公謝不受又
有豪鄰好鷹犬者鷹逐雞入人籬爲籬內人所傷豪遏之償
籬內人貧甚賣兒以應公聞而責之事遂解兒得不賣居家
喜賓客無食故舊貧乏者塡集且誡諸弟子曰吾幼從貧乏

中來安得以故舊之貧乏者爲耻吾知與吾故舊共醉耳晚年微山湖水爲害鄰里姻親流離他邪者什之九懼無以應催科莫敢歸是時
爾梅
已從恩選貢士舉庚午科公立命之請諸邑大夫停追逋招使復業瀕湖百姓生還者千餘家公嘗自言吾厄於利名未遂所志願得豐稔數年使廩有餘穀輸之有司補國課解一鄉倒懸亦義舉也疾篤將易簀猶以囑
爾梅令成之嗟乎公可謂樂善不倦死而後已者矣公生於萬曆甲戌年十二月初二日亥時卒於崇禎丙子年二月

二十七日辰時壽六十有三誌成並爲之銘銘曰　彼君子

兮世有明德家學相承其儀不忒景行行止香城之域

明萬曆己未科進士繇翰林院春坊歷陞詹事禮部侍郎東

閣大學士浙水姚明恭撰公號蓋斗庚午順天主考爾榜座師

顧孝婦陸氏數渾

孝婦陸氏者、吳江顧云美室人也。諱宜、字山淑、長洲陳墓鎮人、氏少頋予六歲、壬申年十八、歸頋予、內則嫺修、奉舅姑甚謹、辛巳、顧母病、氏侍藥粥中裙厠牏、必躬自浣滌、如是者七十日無倦。先是顧母病時、氏之弟將壽其父母、以壽期報氏、氏云、吾既嫁女也、禮、既嫁先舅姑而後父母、今吾姑危甚、且夕不可知、倘吾去壽吾父母、歸而不及見吾姑、吾何顏作顧氏婦耶、竟不果往、未幾顧母卒、氏哀事畢、廼往哭其父母於

纂次。君子謂之有禮。於是遂以孝婦名焉。顧子免喪後、卜居虎丘山之塔影園、閉門卻埽、氏勤滌作、佐鹽虀、顧子得以肆學古文詞詩歌、精大小篆八分、銅玉圖章、無所不稽核者、氏之力也。昔德曜偕伯鸞隱吳市。漢史稱之。陸氏其再見矣。丙申冬、氏感寒咯血、變痊屢作、凡兩年、己亥閏三月、不起、維時顧翁亦病臥郡城內、顧子晨夕往來、營藥餌、道遠不相及、一日語氏云、大人病亟、吾入侍、術綴急不能出、勞我恨也。婦人不死男子之手。卿其勉之。徑入城。不顧。明日家人來、述氏垂

危狀顧子泣曰吾不能兩全也書片紙付其長女云吾在此侍吾父汝侍汝舅姑各爲其父母可也有頃訃音至越七日顧翁亦易簀嗚呼陸氏以姑之病而不及會其父母之喪顧子以父之病而不及視其妻之死此皆人所難者然而爲顧子難爲陸氏尤難也賢哉氏生二女無子嘗欲爲顧子置側室顧子方高尚懼增家累三矣而已然則陸氏之賢豈非顧子之賢有所以心折之而使然耶傳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士大夫固有厲色於鄉曲朝廷之上而汗顏於牀第之間者

求如顧子之晦跡食貧蕭然長往使其家室亦甘與之幾飢而沒齒不悔今天下有幾人哉吾故欲以表陸氏者表顧子且使顧子愼思其所終焉而後可謂之表陸氏也已顧子諱峇

虞山錢牧齋見此作與之謂顧子曰古古善爲人當世無所推許此作殊不易得也因以墓志續之云云

黃石齋爲閻蹻磯墓誌跋

黃石齋太史爲蹻磯公作墓誌述其在寧前時有先見而不獲竟其用頗惋惜之因憶壬申之秋客淮上蹻磯公一再招余飲時孔遊友德叛據登州余問公公曰此癬疥疾耳建氛孔棘朝臣樹黨爲不知兵之書生而授之兵■是可憂也余問公稱在寧前何不極言其弊乃勇退耶退則勇矣如報國何公曰報國不可託之空言也用人者當知人用於人者當自知力餘於擔任乃得勝今不論其知兵與否而授之兵彼

又不自知其不知兵○而妄謂能兵○趙括陸機之禍種種矣○吾亦非知兵者○欲報國而辱國○故不如投劾之爲愈也○敢云勇退哉○余又問今天下固無知兵者○倘有之○功可得成否○公曰○吾不敢謂其功之不成也○然而實難○樹黨堅則掣肘衆○雖有其人○誰能始終之○魏相信督平者少○秦檜忌忠武者多也○公之持論如此○然則公可謂深於自知不肯辱國者矣○李晟審吐蕃敗盟○曹瑋察趙元昊必反○韓生或能以形勢坐測之○若使敗盟者必不敢敗盟○反者必不敢反○此豈韓生所能坐測○

邪范仲淹韓琦亦僅可川之鄜延耳其在西夏也韓喪師而范無功膽寒之語宋人自狀昔戊寅九月遇石齋於任城論明攀壬午四月又遇於金陵論流寇大率自用而不肯服善學問未博語多彭響偏任以封疆未必非楊鎬袁崇煥也因敘次蹯礎公往論而并及之

洎水齋詩跋

丙戌三月有客自金陵過余者逮甲申乙酉間事頗悽惻因及高硜齋張藐山兩先生雅重余盛有所稱引欲以國史委余余愕然不知其所從來私念高公膠州人張公陽城人距余居東西各千里地遠位殊無緣通識顧何以得此乎豈延譽後學不使其人知之古大臣之賢者類然耶微客言余幾失此兩知已矣故既序藐山先生詩而並識之

硜齋高公諱弘圖山東膠州人庚戌進士仕至大學士藐

山張公諱愼言山西陽城人庚戌進士仕至吏部尚書國
變南遷俱以節終

跋文衡山墨蹟

文衡山書法於　本朝諸家最爲合道楊子曰大道猶規矩準繩此言隸楷行草之必本乎六書也張東海書名甚著自矜獨造衡山謂其不學隊白陽爲衡山高足工書法縱放蕭疎逍遥出蹊徑外衡山云白陽吾制舉業弟子非書畫弟子也觀此則衡山之意固將有所重者友人張子坤偶持衡山墨蹟數十葉示余命跋之余不解書安敢跋衡山書然今天下人好黨同伐異以門戶爭長惟不解者庶幾免此予聽云

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子坤之命余跋之也意在斯乎

跋戈靖之畫冊

畫院盛於宋而稱大家者有四皆元時人趙松雪亦元人也獨不得與豈非以其有意爲工遂不及以自然爲宗者耶雲間戈靖之善畫董思白陳仲醇諸公雅器重之乙酉暑月予過之澥上出其畫冊十餘幀示予疎拙簡老筆力在北苑南宮間與元四大家同鼻祖而變化出之固非有意爲工者所可幾似也靖之諱寧善醫又善琴予不復論論其畫澥氣將秋蘆天一色展冊對之如置身滿壁滄洲中矣

候湖廣總督李太保 鐵嶺人 代

伏以星聚東井箕尾處三公之座雲高南陛衡湘勒九伐之銘周禮詰戎之長位次天官漢書執法之丞班聯宰相恭惟云云奕世元侯典朝良翰寧遼分茅李成梁鐵券輝煌鐵嶺成開府李如松銀青照耀銀州開閫爵綴枝柯蘄薇蕢衛國之陰符李靖師維家舅佩涼公之寶劍李愬道自先臣年富力強地萃人秀北塞椎牛李牧將士樂爲之用南山射虎李廣鼎于背避其鋒荷戟從龍胄階司馬既推轂於瀘淵前在大名爲山左三省總督

河南安堵○復揚旌於鄂渚○今在湖廣洞庭雲夢無波○軍民錯處○當戰守之咽喉○水陸交衝○控西南之鎖鑰○緣七澤而撻鬼方○駐軍沙子○沂五溪而搜蠻洞○取路桃源○垂斐橋栁○輸琛荊口之開○吳越漁鹽○待哺巴陵之稱○觀其投大遺艱者乃爾○非此文經武緯者不能○眾惡嶺上○亘鴉步之連營○岣嶁峯前○啟鷹揚之繡幟○八旗虎子○五部龍孫○鎖刀櫓矢○貔貅醉鴨綠之烟○犀甲胄鉦○珌珠僞鵝黃之縧○農桑如故○雞犬無驚○文茵坐處○有前歌後舞之絡○露布騰來○示歸馬放牛之意○始而峭峽朝宗○

繼則毬羅納款白雉青狐傾珊瑚跳拜頭飛鼻飲毬屬綿張然

後振旅還戈策勳告廟錫之雅邑貺以彤弓君山漢水永堅

帶礪之盟麟閣雲臺全書旂常之數賁車騎之麾前徧除都

護鄂汾陽之門下僉署儀同豈非所謂開國承家光前裕後

者耶 某久切識韓今將御李仲寶風流泛綠水芙蓉之幕元

規坦率侍清秋嘯詠之樓云云

候湖廣巡撫張大司馬　漸陽人　代

伏以燐啟綠江天市儲鷹揚之宿祥開朱獄君山奏虎拜之臣改漢官之制躋司馬為三公披宋史之文列中丞於二府內參機務外掌藩戎恭惟　云云　漸海靈珠營州美璧留侯佐命張子房初封漢室元勳燕國登庸張說張嘉貞迭作唐家宰相探黃帝之陰符遵時豹變鍾白山之間氣翊運龍飛三韓碩士處風雲際會之鄉入桂名卿開江漢朝宗之府陶士行致力中原愛惜竹頭木屑杜元凱留心左傳尋常緩帶輕裘霜嚴

刁斗漁歌入浦銅鞮風怒檣帆烟嘯橫江鐵鎖犀甲浴銀濤雲夢直吞八九珠韝鳴鏑錦纜春申饒有三千伐衡山之鼓雷驚黃鶴樓前投沔水之戈淚灑赤蛟潭底碑淚襄陽豈有鴞人叔子恭讓夏口時聞顧曲周郎李衛公再旬而平蕭銑全是疑兵岳少保八日而破楊么居然神算恭勢處咽喉多有先朝發壘而權兼撫剿必資元老經營讀書合變制敵無方以柴搖櫓皆甘縶之玄機北馬南舟偕孫吳之勝算論功行賞賜紛封侯萬止戈之武以培天地之和餘不殺之威即此子孫之慶其不勝云云

候陝西學道啟　河間府東光縣人　代

伏以鳳翥丹岑司祿掌金華之冊麟銜紫誥戴僉垂玉之文觀九疇之式序禮樂之興何待百年詳五教之惟寬詩書之澤匪伊六郡恭惟云云天府（山名在東光縣南十里）桂苑海市龍胡蘇亭左雲披董子之帷徒駭河西施耿毛公之館蛟騰斯水駿鴛鴦臺以大司馬之股肱爲古長安之師表森然武庫卓爾文宗啟成周棫樸之隆要在關雎麟趾務有漢科名之制兼收文學賢良九峻三時凡通經博物者拔其尤而角七

○盤有蚪篆籀紋彝探其祕○沂泗產驊騮○址泉致之非頑○褒斜
生杞梓○願傴石之加繩○蘭滋上苑○春華秋實皆香○鶴舞西雝○
大呂黃鍾協奏○高蹈者不求名○蟠水之源翁可載○洽聞者先
識字○岐陽之獵鼓猶蒐○程伯淳傳經鄠縣○門人如坐春風○楊
遂庵將學關中○榜首無非名士○訪歧碣于甯隧橋陵○紀白豹
黃龍之跡○詫名山于崆峒頭屬○釋黃成武負之疑○將使車轔
馴鐵○詩雅頌之絃跳○日移太白終甯○儆宮牆之俎豆○云云

迎河南學道啟 嘉興人如王山翰林院外轉 代

伏以麟衘綠字東國披金簡之文鸞翥丹輿南宮錫玉華之祉章黼黻于彤庭八磚敷地采菁莪于廣野五宿經天文教非新士風丕變恭惟 云云 瑯琊錫胄構李瓊英鶩鶿湖上雲飛海市之帆烟雨樓中月燦江花之筆既擷芬于繡浦人稱出水芙蓉遂振步于金臺衆羨絕塵騄駬瑤池獨醉似春華秋實之林香案徐行鳴玉節金和之珮烏巷衣冠昔繽紛于日下青緗圖史今炳燿于游南詔宜續太保之王祥功名晉階

四相亦且紹司徒之盛王導美盧席三台乃從顧問之餘俾以
苑羅之任耕旃揚鑣署六經之武庫援茅連茹太音司八郡之
文衡頻川汝水素稱節義之鄉緱嶺燕門多有神仙之倫表
箕山之隱士巢許優游廢雪死之遺音鄒枚倡和前此春秋
作者誰非博物洽聞後來伊洛諸生亦解吟風弄月凡茲兩
河之俊乂悉云干戢之遺迹冀北壯而相天機收太行之驥
汗端模楷而持月旦關司隸之龍門長沙年少邀賞鑑于吳
公叔度名高經品題于荀令蕃數敎不徒徵文而觴賢所以

爲國桃李、不言皆環橋之春色、憩蘭有𦶜、待樹歆之佳人、將使干戈之氣、悉潤色以琮璜、行看鄭衛之音、皆沉涵于雅頌、功無與比、德莫可倫、某鍛羽爽禽、代庖屬吏、愧魯魚之莫辨、思正字于天祿石渠、處遴擢而獨晨窺餘光于泰山北斗、高將難逢、行且執經門下、荊州願識、敢云吐氣附前、恭修蠅楮、遙逐龍光、不勝云云

河南河道兵備上任啟　翰林院外轉　代

伏以石閣然藜識籍充蘭臺之匯金隄樹柳宜防築瓠子之宮移八磚之素影晦史香生席九曲之安瀾河渠書奏恭惟

云云春苑琳瑯冬宮黼黻翔集上林想佩玉鳴珂之度沉酣東壁搜木天柱史之藏備九重之顧問凡諸子百家之學靡所不闚摺三事之修能俾亮工熙載之儁於焉獨步迺支乘風流方熠耀于中書而綜核明達須陶鎔于外憲往者河決中州十年罹懷襄之禍幸而功成非歲四瀆勸疏導之飭民

其歸矣僉江海之畫鴻帝曰欽哉更綢繆于未雨遂使博物玄儲之彥出爲隨山刋木之臣銀瓜鹵簿知錦駟之來自薇垣繡豸威儀羨旂旌之挽于艮嶽黃花浪靜徐觀八月之濤綠竹園深預作九河之楗乘權乘橇象山川而制器宜鍬宜畚蕭蕭波以儲材必使朝宗滄海勿貽郡縣之憂因而轉餉神京不負朝廷之任絡陌桑麻奠洪荒于沃野畫舡簫鼓歌舞蕩于中流經濟匡時文章報國　某　枯泥涸鮒得非沉蛙久涎鯨波誰爲渡筏之人初衝龍門非有同舟之望特以賦田

高下粵稽古貢于盤山脉之淵源流敢乞成書于漢史謹倩那倚恭陳束帛開上綠塵久著山公之介田閒片牘聊將野士之誠覩大火之初流遂沽玉露託爽蟀之細響仰達金旻不勝云云

答劉氏求婚啓 代孟八

伏以瞽月迎陽周典博求陰之義應鍾歌簇春官調合氣之音六禮云嘉予年伊始恭惟親家 云云 赤帝銀潢白村玉葉攷獻徵文存此河間東海探玄稽古苑瀕江左西京丹澤濯七襄之組孫孫火鼠霜蠶紃宮滋九嘆之葩湛湛琪英璚蕊夜閣有藜燃原是詩書之烱 劉向 春山無鴿鳥應慚孝友之虛 劉歆 豕蒸鱗以作棟補天之石色成雯衣璜甲以揮絃鄉地之金聲入賦漪波洪注錦瀾高摶德星耀瀕上將再古荀

氏之龍奇數配河東且先翥薛門之鳳崛起羣張欣孟陽之
有弟聯翩衆賈歎偉節之難兄伯仲壎箎鄉邦黼黻余瑩鏡
爵齯駘負鹽車憶鄢陵榆社曾爲傾蓋之交迨辛卯槐闈競
讓着鞭之路盟言勿斁古道攸致在親家不忘杵臼甘垂松
栢以就女蘿在不肯自愧雲泥眞比蒹葭之依玉樹職戴地
卿姚氏掌蔦民之判緦操月叟氷人諧兩姓之懽蜀山鳴而
銅鐘答響觀氣類之絪緼蕤律協而鐵羽矯飛悟倡隨之節
候令嗣藍田美璧碧落靈珠坦腹於烏衣巷裏蘊藉無倫報

婚於玉鏡臺而風流自賞但小女孩提失恃中饋希傳權相保姆實維廼父廼兄料授閨儀聊託諸姑諸姊香奩弗備陋質增媸刻先人布荊是訓不書聽栢絮之吟而弱息蘋藻未遑何暇及椒花之頌適聞納采誰與結褵思劉峻通經之雅羡推曹之名賢奚孟光舉案之能嗣衆家之醜女恭新婦之容誠有似德如之妹倘終身克敬安知非蘋鉄之賓所願秬鬯齊明琴徽靜好池感游魚知房中之樂綦階衍舞鶴見盡內之儀姻卜吉而朱鸞照卷坤元合五宿之章令終則黃雀

酬璵。震索捿三公之武。不勝云云

題萬年少書冊

萬年少書法從天分中得來逍遥於道秀處作新姿體氣高妍款行勻潔譬美人初起新櫛素畢襦縠紋疎映肌澤晶然

余嘗推爲本朝第一吳門顧云美集其往來小帖數十幅爲一冊皆行書也嗟乎萬子捐館舍十年矣萬子捐館舍之年即余畫明夷之年也萬子捐館舍萬子一生事蓋棺定矣余畫明夷而不獲蓋棺余一生事將安所底止乎嗟乎六書散講八法失傳讀籀史之殘碑猜疑石鼓發蘭亭之真本恍惜

峻陂古瑟音稀高山絃碎釵脚鈎鍛鳳閣之亭[illegible]巳敝刀鈚切玉鶴銘之孫字難蒐對北遺笈潛焉出游嗟乎萬子江北彭城人也銅章粉畵多彛多材繡虎雕龍不彩不展可謂極才人之致掇名士之長者亾國以來逃禪自廢聽老鷗音耻過劉瓛之蕪燒殘蕭荳微開龔勝之香信陵謝客甘心醇酒婦人向子入山瞑月男婚女嫁嗟乎支公長逝龔神理之猶緜張緒承髯嘆風流之頓盡顧白日之將沉廣陵散於今絕矣慨黃壚之非故山陽笛不覺悽然嗟乎吉光片羽織成塔

影園中安石碎金鎔在虎丘山下往矣伊人惘哉吾友

題大癡畫

黃子久畫法本之董北苑而遒險過之不似而似乃其所獨造也本朝沈石田最爲入室近世董思白酷臨北苑而骨滿姿纖似而不似優孟衣冠矣子久恥仕胡元隱虞山常閉關元坐不輕事筆墨至海潮悲漲風雨凄寒雲幻雪晴花飛禽轉則携琴酒坐劒峰拂水閒先布紙石上適有所會閉目撚颿追烟景而疾圖之然後瞪目直視務使畫意與現前生動

者。氤氳含吐。妙加之皴染。否則碎去。可謂林巒移情。天工錯
綸者矣。推爲大家不虛也。此幅落落處。脉有平遠趣微之致。
丈雪大師從收壁濕泥中鑑別之。不啻立本遇僧繇真跡。布
裀眠賞數日不能去也。

題李龍眠畫冊

李龍眠作　貢圖十幅、各以其本國之人物土產衣冠、分別刻畫之、顧盼廻翔、顴髭飛動、如與其人相目而欲語者、至其翠纓毅文鞴靷蹄鬣、又如騘寶細塵擧擧肯射、就視之綵綵見血痕矣、裔也、然其珍飾具裝、與　服不類、大約皆眞臘佛齊暹羅、以南諸種落、蓋有宋方域、北少南多、龍眠當時躬逢其盛、故摹繪精工、傳神得質、遂使海外百蠻、皆盤辟歌呼於金碧璀粉之間、洵絕藝也、丈雪大師得之、豈所謂慧徹恒沙

淡現之餘溢爲現者耶師笑云居士不聞乎應以貢圖身得度者即現貢圖身而爲說法不必問入貢者何人作圖者又何人賞圖者又何人也余善其能喝而爲之題

題雪樵蜀中歲暮行吟圖

雪樵入蜀中時未歲暮也。未歲暮而作歲暮行吟圖，何居？曰：雪樵蓋自有其歲暮，而不欲言其所謂歲暮，故託之聲律以見其意；又懼人之不見其意也，故託之圖以狀之，猶曰此其形似云耳。天下山川奇險莫如蜀，鳥獸草木惟異莫如蜀，以歲暮者當之，岌岌乎三閭悲湘沚，開府哀江南矣。故予為之讀之曰：空螺高唱原無舌，醉蟹橫行不見螯，初閱之悵悵爾；如是如是，萬里孤僧寒不剃，千山落木響無家，再則甇甇爾

如是如是。黃河。顧。祖。潮。星。海。衆。帝。生。兒。拜。木。公。終則黯黯爾。

如是如是噫嘻、斯。可。以。觀。世。

雪樵即楊游龍諱思聖由學士左遷四川布政使

原缺

僞官入沛城紀事

國家無防禦使官盡虛名而流寇竊擾者也徐淮則武懷爲之先是可據鄉闕京師失守不信謂京師完固安有一攻輒陷之理況南北撫鎮諸臣俱無一發哭馳檄徵兵赴難者此必賊計詐言煽惑耳迨至四月十五日總河部院黃希憲乘輕舟南下沛諸生張景厚往見力止之又上書責之弗聽又逃至二十九日而懷至至則縣官學官率鄉紳士子郊迎如司道禮拜詔改元儼然一易姓受命者或謂懷前至即先問

子是宜往謁不則急宜行遁慮且加害嗟嗟天下豈有正人君子而謁賊者哉河南藩盜乞斥遁將安往倘去後貽宗族親知之患蹈張儉故轍心竊耻之計此時賊雖設官猶未設兵莫若以大義感動之苟其悔罪未必不爲我用不然則及其兵寡而亟誅之以一死報　國夫復何恨遂於五月初六日自微山貽憭以書憭得書大慟以是不卽加害然亦竟不能悔罪也齊縣官印信財賦中謝　先師廟諸生進講賞紙燭以爲榮收錄員役以百計設官練兵防黃河觀風試諸生

聽訟決獄奸人乘釁視縣所怨仇者誣以巨富大猾立斃之邑紳慄慄莫能保須臾然兵無後繼故亦未敢大肆暴虐也五月十二日出巡豐縣十八日復歸沛城忽傳官軍已大破賊賊西走慄恐於二十一日聲言巡蕭碭南行近徐州被擒是夜沛令逃蓋二十四日事此僞官人沛城本末也據慄自言非出得已及其矜號諭衆一則曰聖主再則曰今上又盛譽新朝大兵旦夕至以張其威此豈不得已者之所爲乎慄陜西涇陽人癸未進士方賊陷京師獨不當守義死 國難

耶不死　國難而死於僞官均死也相去固已遠矣甚矣儒之愚也愚以爲儒不足惜也自　廟堂以及邊郡受殊恩異寵踰儒百倍者不可勝數死　國難者幾人乎平日負盛名以文章氣節爲海內重且身登大位儀刑百揆臨時俯膝迎賊恭表勸進者惟恐有先之者抑不思賊陷京師在三月十九日十九日之前所事者爲誰耶豈其生而即爲賊臣皆出於十九日之後舉十九日之前者而忘之耶甚矣諸仕於賊者之愚也忽必烈見宋降臣問曰爾等降何容易夫

降者自謂有德於敵而受降者顧反薄之則名節之重人有同心也嗚呼誰謂無人不如中國哉

原缺

示二子作詩之法

昔聖人之教二三子也莫先於學詩矣學詩莫先於稽古稽古莫先於三百篇西京以還皆變體非古體也顧其中有六義焉有四聲焉太史公之言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難爲淺見寡聞道也此雖作史之法乎作詩之法實不出于此要之心知其意爲難耳心知其意斯六義可融而爲三不第其意四聲且攝而爲二均之於三百篇泌然也二子曰何以謂六義融而爲三也曰風雅頌賦比興六義也風多比興而

賦少雅頌賦多而比興少其間參差錯落迭類生情觸興而來興盡而止是賦比興三者原散見於風雅頌之中而興尤靈通於賦比之外孔子所謂詩可以興者此也興去音而箋注作平音誤矣是之謂不知其意者也二子又問何以謂四聲漏而爲二也曰平上去入四聲也平居其一仄居其三若就以上去入三仄爲一仄聲則一平一仄僅兩聲耳且平聲內兼有上聲之平去聲之平互換莫測而全以入聲轉渡而合發之沈約云上有浮音斯下有切響蓋以言四聲之合拍

也苟宜上聲而用去則失之闕緩而鏗鏘無力宜用去聲而用上則失之拗捩而咽喉不潤金石圖諧宮商相奪何以格鬼神享宗廟祝德政娛嘉賓乎汝輩能急取所為詩稱對六義四聲而嚴攷之諷詠既久必將有鼓舞移情躊躇滿志者然後可與入風雅之林也余昔有句云山中常飲酒海內絕無詩正謂心知其意者少耳今與汝輩詮論益覺前句之非放言也此又專論律詩